



纤夫  
◎ 彭常青

紫琅诗会

## 残春

◎陈克勤

雨滴 在瓦上作最后一次  
清点  
把剩余的春天折成纸鸢  
卖花人  
收起潮湿的杆秤

空枝丈量着  
渐渐变轻的燕  
泥土翻出隔年的承诺  
像种子等待着  
被诺言填满

我们站在渐渐暗去的屋  
檐  
看黄昏  
慢慢数完这些铜钱

江海  
风情

## 咸味的故乡

◎王海波

大约位于北纬32°、东经121°。这个坐标点就是丰利。丰利场建置之始可追溯至北宋太平兴国年间(976—984年),“丰利”之名,寓意丰饶与利益,是盐业或经济活动的重要场所。丰利场最初隶属于如皋县,历经元、明、清、民国,行政区划长期稳定。直至1945年如东县设立,丰利才改隶如东县。作为一个历史重镇,丰利见证了千年变迁,虽底蕴深厚,却因近代战乱与社会动荡,相关文物史料损失严重,系统的地方志书竟告阙如。

丰利是我的出生地,若干年后,会不会有人因为我而去寻找丰利?我不得而知。我似乎说得有些自信、轻狂与不自量力。对于我,丰利是无法绕开的话题,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,丰利是盐碱地上一处活着的所在。

先人们“煮海为盐”,老辈人讲起这些时,眼睛便放出光来。他们说“黑风口”的浪头如何凶险,先人们如何与海争命,盐粒如何在灶上结晶。我听得多了,并不觉得他们夸大其词。我总以为艰苦的事情历经风雨打磨,也会显出几分光彩。

世间的变化往往是瞬间的事。海边立起了巨大的风车,白色的叶片缓缓转动,发出低沉的嗡鸣。年轻人谈论的不再是潮汐和鱼汛,而是“清洁能源”和“智能养殖”。老渔民们看着这些新奇事物,既羡慕又困惑,他们知道大海还是那个大海,但捕鱼手段、方式和往昔大相径庭。

我见过老盐工的手,粗糙如树皮,也见过年轻创业者对着图纸讨论时的神采飞扬。他们与父辈们手里的网绳织着不同的经纬,这两代人看似毫无共通之处,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生息息。大海永远在那里,给了他们生计,也给了他们

满脸沧桑。

好多人喜欢把自己的故乡比作港湾、摇篮、灯塔,在我看来,不免有些俗气,我更愿意把丰利比作根。丰利的根深扎在渔盐文化的沃土里。汗水与海水交融,结晶成雪白的盐粒,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丰利人。

丰利现在是怎样的面貌呢?说它是古镇,它有了新城的模样;说它是新城,骨子里仍有古镇的影子。新城的楼角与老街的飞檐相望,丰利像极了堤岸上的杉树,根伸向咸水里,枝干却拼命朝上生长。潮水来了又退,浪花碎了又生,丰利就在这进退碎生中悄悄改变着容颜。

老街上原来的青石板已经换成高低不平的条石,雨天里泛着幽光。两旁的店铺关闭多户,偶有几家还在勉强支撑。昔日,盐商们在此交易,讨价还价,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。盐商们的声音消逝在光阴的风中,只剩下几个老人闲坐着,啜着浓茶,回忆“丰利场”的旧事。他们的回忆仿佛茶汤上的热气,飘忽不定,终将散去。

我离开已久,偶尔回去,总觉得陌生。熟悉的街角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空关的老屋。没事时,我找丰利一帮文化老人聊天,他们不厌其烦地给我讲镇上的趣闻、传说以及古往今来。文昌宫、文园、土山祠、五人墓、宋朝的井、张謇在丰利办公的场所等等,这些旧址还在。我一一看了,心想这是可以恢复的,如果重视一下,哪怕因陋就简花点小钱,就能保存下来,也好对后代讲故事了。

都说“先有大圣寺,后有丰利”。丰利大圣寺花了二十年时间,在那片几近荒芜的农田上建了起来,而今像模像样了。于丰利而言,大圣寺既是香火缭绕、梵音袅袅的宗教圣

地,也为小镇居民提供了充满生活气息的休闲佳所。丰利大圣寺从重建之初到颇具规模,这件需要长久坚持的事,有多少人能做到?个中之艰难困苦又有多少人能知晓?丰利这帮老人真是了不起,他们认为丰利古有十景消失了,现在担心遗存的东西也会丢失掉,那些明清老屋,屋顶都起洞了,在日光里抖落岁月的尘埃,再不修缮就会倒塌。

丰利文化老人有珍爱、尊崇之心,用皱纹里的故事给老街续气。我能理解他们,他们期待丰利能成为有文化传承的地方,因为老街是丰利的根脉,承载着几代人共同的回想及眷念。

镇上、社区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,但好多事不是想办就能办的。很多乡镇都不同程度地出现类似情况,但目前的财力难以解决。当然,不是恢复了古镇就是发展、进步了,我只是说,镇区的面貌就像一个人穿衣服,不一定非要穿新的不可,至少要干干净净。丰利老街能不能把路铺平整?对于破烂、无价值的房屋,动员住户维修、拆除或出售,不至于有败落、颓废之感,这大概应该可以做到,也一定能做到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老街修建、恢复好,更没有任何理由不把丰利这张集教育、文化、民俗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“老字号”名片擦亮,这是不可推诿的历史与当代责任!

或许所有的故乡都是异乡,而真正的异乡会在某个时刻成为灵魂的故乡,这是无可奈何的事。我知道,有些东西比砖瓦更坚硬,是盐碱地长出的韧性,是与海共生的智慧,是刻在血脉里的印记。相信丰利的将来会愈发光鲜亮丽,但那与我记忆中的丰利怕是再难重合了。

## 野性的微光

◎李新勇

灯下漫笔

周蓉文集《仅向岁月微低头》最灼目的光芒,源自周蓉笔下那份不假雕饰的“真”。

她将灵魂赤裸于纸上,在夹叙夹议间,思想的锋芒与情感的激流碰撞出耀眼的星火。如《味道》中那碗重庆干炸面,舌尖的味觉记忆被轻轻撬开,涌出的却是时间深处无可重提的旧事与故人——烟火气的具象之下是生命流逝的喟叹。而《你叫什么名字》则更见其心气,借名字的浮沉,掷地有声地宣告“做出一番成绩,让人忘记你都难”的灼热心愿。再如她对齐达内、梁朝伟、刘若英、蒋公子、丁康、成伯、周老板以及她那些同学的朋友的记录和叙述。周蓉的真,是敏感与泼辣交织的合金,是柔肠与傲骨同铸的利剑,刺穿了日常的幕布,直抵生存的痛处与热望的峰顶。

周蓉文字之魅力更在于其行文如野马脱缰般的“野”。她不屑于精心预设的叙事牢笼,笔随心走,意尽则止,在章法森严的散文传统中撕开了一道狂放的口子。无论是追忆、漫谈还是针砭,那股蓬勃的生命野趣贯穿始终。她敢于让思想的藤蔓恣意攀爬,敢于让情感的瀑布毫无缓冲地倾泻,其文字便如旷野之风,挟带着未经驯化的清新与力量。这种“野”,非粗糙无序,而是精神高度自由状态下的收放自如,是灵魂对一切形式枷锁的天然叛逆。这种“野”灌注在这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里。

读周蓉的文字,我仿佛在读体育报的足球快评,纵笔驰骋,自由不拘,却又比绿茵场上的战报多了一份生命的沉淀与哲思的锋芒。她的笔触如一位带球突破的前锋,不按既定路线推进,而是随心变向,在看似混乱的节奏里藏着精准的意图,最终一脚劲射,直击读者心门。

我还能从周蓉率真的文字里读到她内心的“不平”,即不平静、不平顺、不服气、不妥协、不驯服、不认输、不低头,等等。这些“不”字像一根根倔强的刺,扎在生活的表皮之下,让她的文字始终带着一种隐隐的痛感与躁动。

她的不平不是愤世嫉俗的牢骚,而是对世界仍怀有期待的证明。正因为相信生活本该更好,她才无法对粗粝的现实视而不见;正因为骨子里还存着天真,她才拒绝被岁月磨圆了棱角。她的文字像一块未经打磨的粗粝岩石,摸上去扎手,却有着最真实的质感。

这种不平之气,让她的文章始终处于一种“未完成”的状态——没有四平八稳的结论,没有皆大欢喜的收束,有的只是生命在冲撞中留下的痕迹。读她的文字就像目睹一场持续进行的搏斗:与时间的搏斗,与遗忘的搏斗,与庸常的搏斗。而她最令人动容之处,恰似明知暮色将至的旅人,依然固执地在枫叶满山的石径上留下深浅不一的足迹。

“仅向岁月微低头”——在我看来,书名与文中的同名散文没有多大关系。“仅向岁月微低头”如一枚精确的徽章,完美契合了周蓉贯穿全书的书写姿态。

她深谙岁月的重量与侵蚀之力,故有“低头”之诫;然其灵魂的骨骼却始终未曾真正弯折,那份对真性情的守护、对生命野趣的追求、对语言生机的焕发,皆是她对时间无声而有力的“微”抗。这“微”不是怯懦,是历经世事磨洗后依然选择昂首的清醒坚韧。

周蓉的文字世界正是这“微低头”哲学最生动的注脚:在承认岁月威仪的同时,更以野性未泯的笔触,在时光的铜墙铁壁上刻下属于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很喜欢《仅向岁月微低头》这篇文章上的一些标题,比如《春风行过,大地知道》《此致,敬礼,蒋公子》《我想认真地虚度时光》《可我爱所有的桥啊》等,恍如天外飞来一朵云彩,不经意间就停驻在心头;又似城市转角突然亮起的霓虹,在寻常处绽放出意外的光彩。它们出人意料,却又恰到好处,仿佛文字本身在呼吸,在跳动,在向读者眨着眼睛。

读这本书使我相信,在时光的铜墙铁壁上刻字的人终将被时光温柔铭记。